

## 编者按

今年4月初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、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退休教职工钟伟勇同志，因病在广州去世，享年81岁。

一纸校报，一生坚守。自投身工作伊始，钟伟勇便与中山大学校报深深结缘。历任校报编辑室副主任、主任、副处级调研员，他以半生光阴深耕笔墨，践行着择一事、守一生的朴素信念。

今年，正值中山大学校报创刊100周年。日前，我们对话钟伟勇同志之女钟韵，于追忆中，回望一位老报人与中大校报相伴的岁月，也从一个侧面触摸校报发展的历史温度。以下为钟韵口述——

# 一生一岗，以爱记录校园春秋

## ——回忆我的校报编辑父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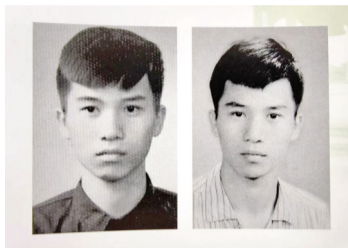
从1964年踏入中大校门，到1969年从中文系毕业留校，直至2005年光荣退休，我的父亲在中山大学校报工作了一辈子，用心用情记录下了中大三十余载发展的辉煌。康乐园里的大小变迁、师者风采、学子青春，都曾凝于他的笔端，化作一期期泛黄却温暖的报纸。如今他虽已远去，但那些铅字里的春秋，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位校报编辑对母校最长情的告白。

父亲参加校报的编辑工作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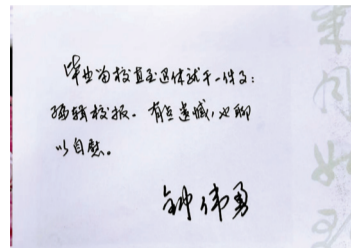
于毕业前一年，毕业分配时他留在了党委宣传部继续编辑校报，从1980年至退休他一直主编校报。他的工作，从组稿、撰稿、审稿、编辑、排版、校对到发行，一条龙全包。小时候，我在父亲办公室的暗房里看过黑白照片冲晒，也跟他去过学校印刷厂，看工人捡铅字粒、操作油墨印刷机。办公室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些被码得整整齐齐并用铁架子分类夹好的稿件，以及父亲用红笔在稿纸上留下的密密麻

麻的修改痕迹。他对文字，有着近乎苛刻的严谨。在我眼里，他就像一位“文字侦探”，能在密密麻麻的文稿里，揪出错别字，捋出句子更顺畅的表达。在他眼里，错别字是绝不能容忍的瑕疵，标点符号是大有讲究的，而语句的表达更是值得反复琢磨、推敲的。一篇稿子，他总要反复审校，直到无可挑剔。父亲喜欢翻阅字典辞书，那份属于中文系学子的文字素养，让我从小便理解了“咬文嚼字”所表达的对文字的尊重。给父亲在上学时上过写作课的陈梓文老先生回忆，文字朴实流畅、观点明确、谈言微中，这些是父亲在学生时代就已刻入骨子里的对文字表达的认知。

在那个没有电脑、没有融媒体年代，校报是校园里最重要的声音传播渠道。学校的重大新闻、最新发展思路，老师们的科研动态、学术成就，学生们的校园活动、对学习生活的所思所想，以及校外的热点与趋势——每期校报都尽力囊括，连中缝的空间都不曾浪费。校报还设有投稿信箱，师生们投稿非常踊跃。小时候我不理解，父亲自己要采编新闻、写稿件写评论、校对稿



青年时代的钟伟勇



钟伟勇在校友纪念册上曾写：毕业留校直至退休就干一件事：编辑校报。有点遗憾，也聊以自慰。

件，工作就够忙的了，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为投稿的学生逐字逐句改文章，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锲而不舍地往诗歌园地投稿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他们在表达对学校的爱。”后来我渐渐懂得，父亲那一期期默默的编排、一次次耐心的修改，以及为了版面图文并茂又美观大方而一遍遍地计字数、量尺寸、算版面，何尝不也是他对学校最深切的爱？他用自己的勤恳、踏实与耐心，让校报及时记录下学校的每一步发展，也为每一位师生留出了表达与展示的空间。那些油墨味里的日日夜夜，就是他爱这所学校的方式。

如今，手工排版的日子已留在了历史里，老办公室也换了新用途。整理父亲的书架，看到那

一大摞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校报年度合订本，不禁潸然泪下。那些年，他以毕生热忱看着每一份报纸从案头走向印刷机再送到师生手中，如同看着被自己一字一句精心养育的孩子。父亲对校报的赤诚、对文字的敬畏、对中大的深情，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，也静静融入了中大的校史肌理。他走了，可他的身影还在康乐园的春风里，在他编辑过的每一行字里。那些文字不言语，却替他一直守在那里。

口述：钟韵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）

整理：崔文灿（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）



钟韵（右二）与父亲钟伟勇（左二）在一起

## 书香传薪火 出版担使命

2026年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实施开局之年，也是首届“全民阅读周”开展之年，推动全民阅读、建设书香社会已成为提升国民素养、坚定文化自信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。中山大学出版社立足学校学科优势，紧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，策划推出“百年丹霞中大印记”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，切实履行出版机构在学术转化、文化弘扬、书香营造中的使命与担当。

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，是高校出版社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政治自觉。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重要文化政策，是提升国民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工程。作为高校出版阵地，中山大学出版社始终把服务全民阅读摆在突出位置，坚持以优质内容供给为核心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科技创新等主题，打造学术精品，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内容支撑。

深耕特色主题出版，是高校出版社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任务。丹霞地貌，作为由中国学者自主发现、独立命名并系统研究的独特地貌类型，被誉为中国“地学国粹”，其研究不仅承载着中国地学发展的重要脉络，更见证了中国学者自主构建丹霞地貌完整知识体系的探索历程。中山大学作为丹霞研究的发源地与核心研究阵地，近百年来四代学者薪火相传，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传统。中山大学出版社深耕丹霞主题出版，相继推出《中山大学与百年丹霞研究历程图文集》《丹霞山自然与生态考察科普丛书》《彭华教授纪念图文集》等精品力作，以出版载体固化学术成果，以专业传播扩大学术影响，为中国特色地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完善提供坚实支撑。

创新阅读活动形态，是高校出版社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作为。为

推动丹霞文化与中大精神广泛传播，出版社以“百年丹霞中大印记”为主题，整合校史、地理、生命科学、文博等多元资源，打造线上线下联动、多形式融合的全民阅读系列活动，涵盖科普讲堂、新书发布、校史沙龙、文博展播等内容，让师生与公众认识丹霞、了解中大、感受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。活动既彰显了高校出版的文化特色，又实现学术成果大众化、文化遗产普及化、科学精神时代化。

未来，中山大学出版社将始终坚守出版初心、担当文化使命，紧扣全民阅读国家战略，服务学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，持续深耕优质内容生产、推动学术成果转化、打造阅读品牌活动，以书香传薪火，为助力文化强国、教育强国、科技强国建设，为传承中华文脉、弘扬科学精神贡献出版力量。

（作者是中山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何韵）

### 校园漫谈

## 听取蛙声一片

中山大学有这样一个校园怪谈。当你沿着岭南路去往最远的教学楼——逸夫楼时，层层叠叠、此起彼伏的蛙鸣便不请自来地拜访你的耳朵。

最开始听到这些有些怪异的声音，我的心中是有些不安甚至惶恐的。蛙鸣声阵阵，像是放大了无数倍的蚊子贴耳呢喃的嗡嗡声，又像是憨厚老实的牛在不断地沉吟。这些声音透过错落的井盖，透过地面的土层，透过湿润的空气，强势地昭示着它们不容忽视的存在。

初时听只觉得奇怪和好奇，后来又觉得聒噪而喧闹，时间长了，又觉得这阵阵蛙声为奔赴上课，又赶往宿舍的忙忙碌碌平白添了几分意趣。自行车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轮子碾过地面的沙沙声，耳边风声的呼啸，如今多了这一份节奏鲜明、起起落落的鼓乐声，竟是点睛之笔。在这一刻，一切都达成了和谐。

但从中你也不难发现，对于这些在校园里颇有趣味的蛙声，人们的态度都是反感、厌恶，亦

或是无所谓。对于这些大自然中的蛙类，也总是以食物链上层的身份相待。既没有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和谐共处，也没有了听取蛙声一片的闲遐意趣。

当自然关系的问题让人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却不妨想想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，那些藏在古籍里的只言片语，或是文，或是诗。“山林虽广，草木虽美，禁发必有时。”

然而在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在，其实也不难发现，依然有片片净土存在。就像我脚下这片土地——中山大学的南校园。当我第一次走进这里时，我就为它的绿树成荫、遍地青葱而震撼。青蛙也好，牛蛙也罢，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宁静的校园里与我们共处。或许他们藏在草丛之中，或许他们躲在井底，但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，它们不停地鸣叫着，向同类求偶，完成着自然的使命，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循环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语言文学系2025级学生周汶立）